



长岛火车
海外大陆作家丛书·文库版
沈理然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长 岛 火 车 长岛火车 长岛火车

长 岛 火 车

长岛火车 长岛火车

海外大陆作家丛书·文库版 沈理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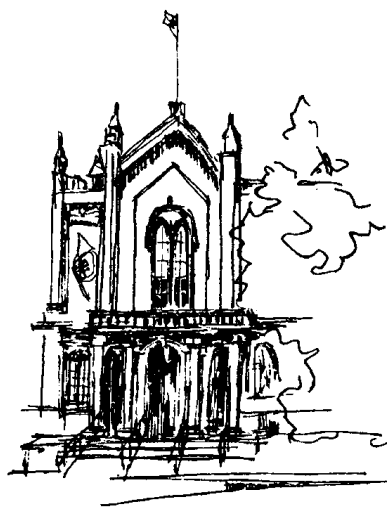
长岛火车

中国工人出版社

长岛火车

沈理然

中国工人出版社



工人出版社，北京出版
吴晓波之出版。

Shen Li Ran 2001.5.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岛火车/沈理然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3

ISBN 7-5008-2728-8

I. 长... II. 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828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译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1.625

定 价: 21.00 元

MBAAN/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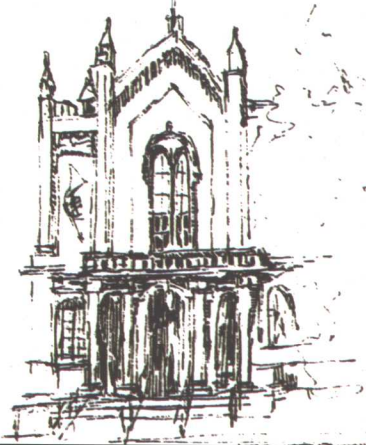
谁也不能说自己应该遇到什么？
问题是你遇到了什么。

——作者

责任编辑 周岩

插图绘制 沈理然

书籍装帧



海外大陆作家丛书·文库版

①慢慢醒来 [朝文] 金顺锦 著 尹英爱 译

②长岛火车 沈理然 著



ISBN 7-5008-2728-8



9 787500 827283 >

ISBN 7-5008-2728-8/I · 7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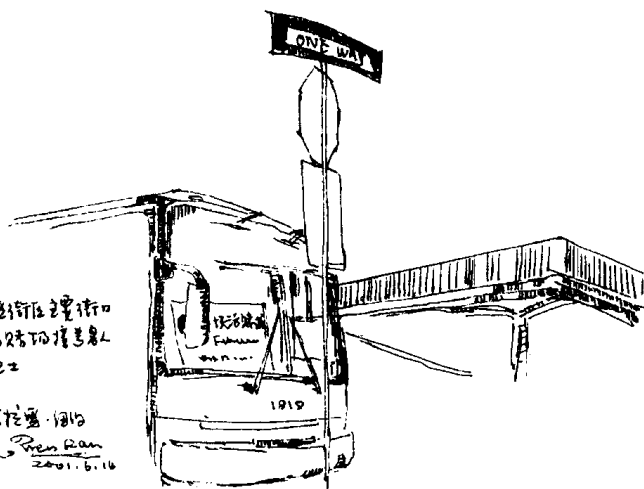
定价：21.00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法拉盛街区主要街口
设置的禁止右转标志
的大巴士

范范·何
Pen Han
2001.6.16



飞机舷窗外的景物以极快的速度向后面掠去，瞬间，飞机的轮胎和地面跑道高速接触，剧烈的摩擦使得整个飞机和机舱里的旅客一同颤抖起来。

有旅客在鼓掌，随后又有一些旅客加入。

“AC—30—30”由北京经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目的地美国，纽约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在温哥华安全着陆了。

飞机进入滑行状态，借着巨大的惯性它冲到机场主跑道的尽头后，缓慢地调回头向机场的卫星厅滑来。

距离飞机很远的地方，一位机场地面的导航员，双手舞动着红色的导航指挥棒引导飞机进入停机位。

旅客发现飞机在距离卫星厅不远的地方停止了滑行，机舱里也没有消息解释为什么停在这里。

时间在不紧不慢地滑过，飞机仍旧没有继续滑行。

机舱里很安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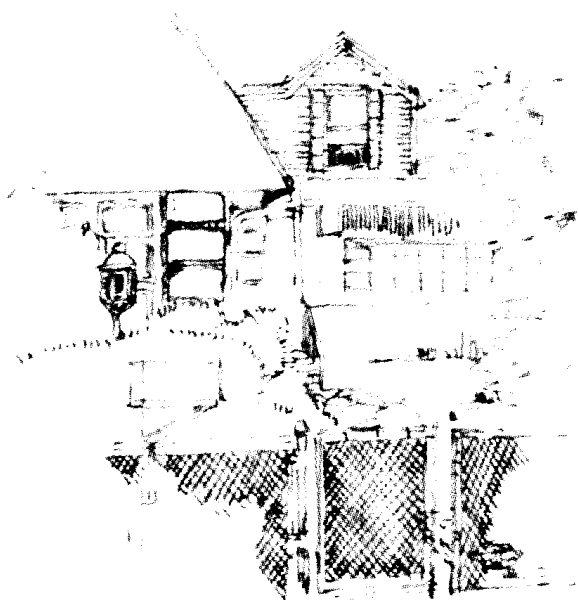
“对不起，小姐，为什么不让我们下飞机？”有旅客问在走道巡视的空中小姐。

“对不起，我不知道，可能是机场的问题，可能！”空中小姐特别强调了“可能”。

空中小姐向前边走去，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谢” 谢 关木在飞机舱门处向站在那里的空中小姐表示谢意，他走出机舱，沿着国际转机通道向机场海关走去，他将在这里转机前往纽约。

温哥华机场刚降了一场雨。窗外的天气很好，整个通道内的光线也非常好。

关木是他的名字。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名字是他的真名，实际上是他的“笔名”，关木的职业是纪实文字撰稿人。年龄过了四十岁，长相普通，一米七〇的身材，看上去很精干。

在北京期间关木和出版社的编辑讨论他的长篇小说《鹈鹕落日》这部四十余万字的小説已经完成了第一稿，可是出版社编辑在听了关木的概略式的描述以后，未置可否地谈了一些意见，但有些说法倒是真切，关木便想这次借在纽约的时间对小说进行二稿的修改，因为，小说主要反映美国南部的华裔移民生活，关木竭力想描绘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的故事，这样的作品尚无人涉及，因为，这须对那里的生活有足够的了解，关木花费了八年的时间。

从外表上看，关木像人们常说的正步入成熟的阶段的“中年人”。

成熟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大家说不好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硬性、清朗的尺度可以让人们自己来度量。

成熟除了有一个年龄的“刻度”以外，似乎所有关于“成熟”的好事、坏事都和人们的感受有极大的关系。

“感觉”可以让你去“成熟”，也可以“失去成熟”。

“成熟”对已经过了成熟的“刻度”的人，还是将要成熟的人来说是好事坏事，谁也说不清楚。人们在对待自己的“成熟”判断上，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也有很大的差异。当然，好像人们也不会去追究谁的“成熟”的程度、真实成分如何。因为，这毕竟是现实生活中可以认真、也可以不认真的，或许说，这是一种



“成熟”的方式。

社会变化的速度愈发地快了，有些人说越来越好，或者说越来越自私，说法也越来越离奇。

人只能自己时刻注意自己、约束自己，好像人们彼此之间没有了那种让人心烦的相互关注了。

人自己也觉得自己孤零零的。

关木独自一人坐在一条可以坐十个人的椅子的中间位置。

椅子是灰色调的，玻璃窗框亦是巨大尺寸的灰色合金制作的，窗帘也是灰色的。

横斜纵横交织的钢质屋架是深绿色的，支架内空很高的候机大厅，良好的采光设计可以看到不规则的黄色光柱，光斑在空间穿过或投映在大厅内的物体上。

安静的大厅里，远处有身穿墨绿色上衣的机场工作人员在登机门处做登机检票时的准备。

关木想利用这些时间来看看放在背包里的小说《鹈鹕落日》的书稿，可他打开背包后又放弃了，背包又被他放回到脚下。

关木将双手交叉枕在脑后，斜躺在椅背上。他在想编辑对他的提示：你的小说是写给谁看的。

编辑的提示也使得关木对自己小说《鹈鹕落日》的主题一直处于思考中。他对自己小说中刻意强调的华裔移民在美国与其他种裔共同相融过程中的矛盾，强调了误解与人们的渴望理解的情绪的波动，以致在小说的名字上，他也精心地以当地的地名为小说名字。

“你的小说是写给谁看的。”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可又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关木当时面对编辑竟然一时说不上来，不知是编辑问的问题不妥，还是关木自己真的忽略了这一问题，那他自己在想什么？

关木的思想一直在围绕着小说《鹈鹕落日》的整体思路转，



没有察觉到小说的主题脱离现实生活，某种意义上他倒感到小说自身的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以往的反映移民题材的作品则流于个人意识，目的高于作品自身应具有的社会学深层认识，作品缺乏应有的坚实和深度。

就在关木的思绪不停地翻动时，他的目光注意到和自己坐的椅子相隔一排的前边的椅子上，躺着一位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先生，看上去像美国人，可更像加拿大人，从他躺在椅子上的姿势和面向关木的脸上看，关木自己觉得他更像加拿大人，身上多一些浑朴的气息。

躺在椅子上的他显得很疲倦。这倒让关木觉得自己的精神不错，因为关木认为这位疲倦的先生应该不会比自己飞行的距离长。

这时一位典型的加拿大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端着快餐和咖啡快步走到躺在椅子上的先生旁边，她招呼他起来，自己将手里的快餐和咖啡逐一摆放在椅子中间的小桌上。她先将一份快餐给坐起来的先生递过去，另一只手已经将一杯咖啡端起来，准备给他递过去。

“这里的快餐店不出售这样的快餐，我只得到那边去买。”这位女士给先生解释着。先生没有说话，他伸手接过快餐打开包装纸吃了一口，在整个过程中好像没有说什么话。

这位女士一只手端着咖啡杯准备这位先生接过去，她的另一只手开始试着打开另外一份快餐，可是没有注意到这位先生伸过来的手碰到了她手里的咖啡杯，咖啡从杯子里洒了出来。

“噢，对不起。”

女士说着话，马上将端在手里的咖啡杯放在小桌上，用自己的手抹去洒在先生手上的咖啡，站起身来以很快的速度，快步走到远处咖啡吧取纸巾，再次替先生擦手，随后，又将小桌子、地毯上擦了擦，都搞妥以后，自己才重新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这



其实也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女士小心地端起自己的咖啡喝了一口，她喝得很慢。此时，她的脸上同样流露出疲倦的神情，可就在她刚做完的事情过程中却看不出倦意，是那么的精心、迅速。

关木没有无所顾忌地看着这对中年夫妇，但他也无法摆脱对自己眼前事情的兴趣，自己的情绪也在发生着浅浅的波动，他的目光落到他坐的位置侧后的艺术品陈列柜，关木站起身走了过去。

艺术品陈列柜是全玻璃制作，里面放置一件加拿大雕塑艺术家的作品。这件雕塑艺术品是用冰球球拍的不同位置取舍有度地、结构出一把椅子，具有很浓的加拿大艺术的风格。冰球是加拿大人的运动。关木猜测艺术家可能由此来表现冰球运动和观众的关系。

站在艺术品陈列柜一侧欣赏这件艺术品的关木仍旧不时地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并肩坐在椅子上的那位先生和女士身上，他们双双无语地坐在那里，和关木眼前的艺术品重叠在一起。

关木的目光在这件艺术品和那对中年夫妇的身上下意识地转换着，无意中他看到站的位置左侧报道航班时刻的显示屏，觉得应该看看到纽约的时间。在北京时，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午十二点到纽约。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是不错的时间，因为，许多事可以安排，首先是住的问题，可是当关木走到航班时刻显示屏前看上面显示的航班时刻目录时，他所乘坐的温哥华到纽约的时间是晚上零点五十五分，是人们通常说的“红眼航班”。

看到这个时间，关木自己心里一愣，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应付眼前发生的变化，现在还在温哥华，自己和纽约那边朋友联系的电话号码本在行李托运中无法与纽约那边联系，整个计划全乱了。对关木来说这“没有想到的变化”，远远不是他此次纽约之行的全部。



什么事情似乎都有先兆。

生活中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问题是事情发生时，你自己是怎样做的。关木现在只能认定一切到了纽约以后才可以做自己做应该做的事，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关木回到自己先前坐的椅子上坐下来，刚才坐在对面的那对夫妇已经走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椅子，在另一处椅子上位旅行者躺在椅子上睡觉，整个候机大厅这个角落只有关木独自一人坐在这里。他的脑子里依然浮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想到自己的年龄，觉得怪怪的，四十二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呢？是需你去真得像年轻人一样地不顾一切地亢奋，还是不断地调整自己和其他什么东西的距离，使自己拥有更加自如的运行空间。

“到纽约怎么办？”现实的问题在关木的脑子里失控地膨胀。他无法沿着刚想到的问题往下想。

“纽约的事情只能到纽约办。”这个现实关木无法回避。再说，来纽约之前他计划先到一位朋友处暂住几天，随后想离开纽约，去什么地方尚未确定，总之，需有个地方住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完成自己修改书稿的计划。

时间对关木来说似乎是“富余”了，可他依旧没有将自己放在脚边背包里的书稿取出来，不过他倒总想看书稿。

候机大厅里很安静，几乎没有什么旅客，窗外远远的跑道上不时有不同标志的飞机滑过。

关木想到自己的太太、儿子。或许因为过于熟悉的缘故，脑子里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完全是一种无法明状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觉得是一种相融的、无法分清彼此的融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关木也说不清。此时，他又想到自己的小说《鹈鹕落日》中的人物关系，那是另一类型。关木现在想到自己的感觉和别人是否有相同，或者说完全是某些个人个性化的东西左右着自己，自己还不以为然，关木想到这里，脑子里自然地又

浮现出那对加拿大中年夫妇的情形，他们之间相互融合，以及关木自己站在那件加拿大雕塑艺术品后面看到他们静静坐在那里的情形，表现出来的气氛，这在关木的感觉中是有很强的、影响他的情绪的力量，准确地说是一种冲击力，它一下子就将关木的情绪推向特定的氛围中去，这是他自己所不能左右的。

窗外的太阳应该在西边沉下去了。正南的窗外光线在变弱，候机大厅内的光亮也在减弱，可以明显看到的光柱在空间消失了。

关木坐在椅子上等待时间的流逝，他坐的这块地方一直没有旅客来过，他倒怀疑到了起飞的时间是否依然如此。此时，他自己觉得脑子在变得迟钝起来。

一对年轻的男女说着话走来。他们无所顾忌的话音立刻将原有的寂静打破，经过玻璃窗时他们指着窗外说着什么，关木看到他们的穿着都极“酷”。男的头发染成紫红色，做得凌乱的发型，女的头发染成浅蓝色，头发极短，他们转过身来准备离开时，男的在舌头上穿着一只金属环说话时，不时从嘴里吐出一个闪光的东西，女的鼻孔上也穿着一个金属环，一动一动的。

他们的一来一走，好像有人刻意安排的，以期打破自以为是惟一的关木的潜意识，给了一个现实的信息。

凌晨，01:30 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关木站在空间不是那么宽松的行李传送带旁，传送带已经开始滚动，取行李的旅客不多，大部分旅客都是随身行李，这样会很快离开机场。关木看到自己的行李袋已经从传送带的出口被运了出来，随着传送带转了半圈到了关木的面前，关木将行李袋从传送带上提下来，拉出拉杆，拖着行李袋离开了传送带向门外的大厅走去。

大厅内的光线不好，由于时间晚的缘故，让人感到死气沉沉



的。两位黑人行李员站在不远处的出口边聊天。

关木看到大厅另一侧拐角处的公用电话便拖着行李袋走了过去，他在电话机边打开行李袋，从里面翻出那本专门记录纽约电话的记录簿，他将电话簿拿在手里，拉上行李袋的拉链站起身时，发现原本不大、光线不好的大厅里居然只剩下他一人了，刚才在一旁说话的那两位黑人行李员也没有了踪影。

关木用脚将行李袋挪到电话机下，双手翻动电话簿查找原计划来纽约找的朋友的电话。找到电话号码后，他伸手取下电话开始拨号，电话听筒里马上传出说话声。

“……请付二十五分。”

“他妈的”关木嘴里骂道，挂上了电话。这是美国入乡随俗的“口头语”。他再次蹲下身来打开行李袋翻出几枚二十五分的硬币，站起身，重新摘下电话，先将一枚二十五分的硬币塞进投币孔，然后拨通了电话，电话通了没有人接，关木扭头看挂在墙上的时钟已是凌晨两点了。他没有挂断电话，电话铃一直在响。

“喂……”听筒里传来关木的朋友鲁丽的声音。

“喂，你好，鲁丽，我是关木。”

“关木，在哪里呀？”鲁丽问。

“我在纽约，这次把航班到纽约的时间弄错了，没有想到现在才到，我最初以为是中午十二点呢。今晚我能不能在你这里借住一晚。”

“我这里不行，我弟弟和弟妹现在都住在我这里，没有地方给你住。”“不行，真的不行，你看别人那里行不行？”鲁丽的话说得硬邦邦的，好像担心关木会再次求她给予帮助。

“那好吧，我另想办法。”关木挂了电话，站在电话机旁想下一步怎么办，墙上的时钟已经是凌晨两点十分。

关木的心情和此时的大厅一样安静。让他觉得这次经历又是一次经验的积累，好像发生的一切自己反而成了“局外人”。

关木站在电话机旁他还是没有想好应该怎样做。因为，他不可能想到自己从北京到纽约，从距离上讲足够的远，现在没有了暂时的安身之地，说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事情超出了常规。不过它依旧现实地摆在了这里。

关木想到另外一位朋友魏涛，他是关木上次在纽约时结识的朋友，他是单独住，上次在纽约时在他那里住了一次。关木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按着自己记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不知道。他也不会去想。在美国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都得应付。

电话通了没有人接，转成留言后是魏涛的留言，起码给关木一个不好不坏的信息，魏涛没有离开这里。关木又拨通魏涛的移动电话，移动电话服务信息反馈消息“不在服务区”，关木对魏涛的生活规律一点不了解，他将电话挂上。

关木现在哪里也无法去，只能等一会儿才可以给魏涛打电话，看他是否回到自己的住处。一位黑人行李员从敞开的大门处探进头来，一双白白的眼睛往关木这边一闪就消失了。

站在电话机边的关木此时心情怪怪的，他觉得是否因为自己职业的缘故，总有些奇奇怪怪的事让自己遇到，他此时倒对鲁丽和她男友上次和自己的热情中有多少真诚的成分有了怀疑，可他依旧无法弄清问题出在哪里。

凌晨，02:40

关木再次拨通了魏涛的移动电话，这次是魏涛接的电话，他对关木到纽约很是惊讶，得知关木没有住的地方，马上让关木到他的家来，关木没有告诉魏涛鲁丽拒绝了他最初的请求。

关木挂上电话，此时的心情才算真正地平静下来。他历来自以为自己做事情极为严谨。可在他的生活中却总是发生一些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事，搞得他心情无法平静，有时甚至有些不可抑制



的恐惧，经常这样，反倒使得他自己表面上的心静似水比内心里保持得更好。

关木的信条是不用自己的烦恼影响别人。

站在机场出口处的通道边的关木看到通常拥挤不堪的车道现在空荡荡的。这样的情景只能在美国南部的小镇上遇到。一些小镇上的长途汽车站就是一幢孤零零的房子，从长途汽车上下来，扑面而来的就是浓郁的乡村气息，很有些好莱坞式西部片的情调。可现在的景况在纽约是不常见的。

关木这一两年来愈发地走不出纽约了。他自己时常想离开纽约，可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拖住了，这次他又想到离开纽约，说不好，哪里是应该待下去的美国，在纽约有了比别的地方更多的朋友，朋友是可以拴住人的。

关木想等一辆熟悉华人社会的“电召车”。可是一直都没有，最后他放弃了这一念头，拖着行李袋向黄色的出租车站走去。出租汽车站有两辆黄色的出租车停在那里等客人。

关木要去的地方在纽约的皇后区。华人社区的汽车出租业基本上是“电召车”的市场，他们熟悉社区的情况，“电召车”有华裔经营的。

关木将行李袋放进出租车司机已经打开的汽车行李箱里，随后坐进出租车的后座。出租司机是一位印度人，大家都说纽约的汽车出租业完全被印度人经营着。

这位出租车司机驾驶的出租车从北方大道一进入皇后区的法拉盛区，关木就有一种预感，出租车司机对关木要去的地方没有明确的方向感。关木没有说话，他的本意不想这样，但事实很快地将关木的疑虑证实了。

在关木的记忆中魏涛住的地方以铁路为起点，向南不应该过 L95 号高速公路，可出租车司机自西向南进入主街后，很快地就越过了 L95 号高速公路。

